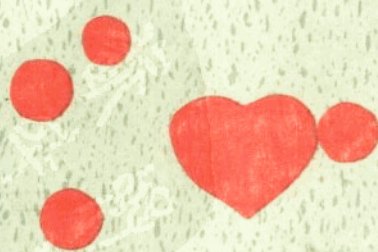


赤子心花

赤子心花编委会编



编委会成员

秦忠翼	刘泽民
文炳炎	严曙光
龚军辉	姚长生

序

汤可敬

窗外，春风送暖，桃花灼灼。

窗内，案头上，放着一迭迭清样，字迹未干，油墨飞香，是益阳师专庆祝二十五周年校庆文艺作品选集，题名《赤子心花》。我一口气读完它。线型的文字，幻化成立体的图象。

我看见一颗颗心，一颗颗赤子之心，鲜红鲜红的，滚烫滚烫的，在剧烈跳动，仿佛震动着我窗台的玻璃。我又看见，一个个活鲜活鲜的心，喷射出一股股活鲜活鲜的血，浇灌出一束束活鲜活鲜的花。窗内这束束心灵之花，与窗外那树树桃花交相辉映。我仿佛漂浮在花海之中，花的幽香牵引着我的思绪在天上人间，尽情遨游。

盘古开辟天地，女娲塑造人类。人们从天老地荒走来，向茫茫天国走去；人们由一个细胞变来，化为灰烬离去。谁都要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谁都会象流星一样，在无垠的天幕上，留上或短或长、或明或淡的痕迹。数不准的年月，数不清的人们，刻下了数不尽的笔画，构成了人类读不完的历史。这部历史，打破了黑暗，打破了混沌，打破了寂静，使光明充溢，使喧嚣兴起，使纷争不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昔消今长，昔长今消，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同步发展，互不相让。在这生息消长的推移中，真善美点燃了人类智慧之火，点燃了人类理想之火。人们打制了石器，浇铸了青铜器，冶炼了铁器，发明

了计算器，创造了空前的文明。假丑恶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肆虐，象洪水，象猛兽，象瘟疫。可是，洪水冲决不了人类良知筑成的堤坝，猛兽战胜不了人类理性孕育的猎手，瘟疫传染不了人类撷日月之英而铸就的健全的体魄。假丑恶徒然气势汹汹而已。

而人类最纯真的产物是赤子。他们赤条条来到人间，毫无遮拦，从不雕饰，里里外外，裸露无遗。他们的心，晶莹透亮，一尘不染，全无扭曲，毫不畏惧。象碧绿碧绿的宝石，象原始森林流淌的泉水，象秋天广袤的苍穹，象初生的牛犊。他们纯真得可爱，善良得可爱，美好得可爱。他们敢于说：皇帝没穿裤子！他们是真善美的结晶。

历史呼唤真善美，人类就必须永葆赤子之心，就必须永葆赤子纯洁的心灵开放的真善美之花。

这本集子采撷的就是这样的花。刘春来笔下的玉阿婆，象你的妈妈，象我的伯母，象他的姨娘，一言一语，一举一动，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没有掺半点假。为了丈夫，为了儿子，为了邻里，她一生都在“做”；为了你，为了我，为了他，她全身心都在创造。她的圣洁的心灵，就象中国的观世音菩萨，象西方的圣母玛利亚。张钟声在“天空漂移，江水横流”的宇宙之夜遨游长江，发出了出自心底的慨叹：

生命在宇宙中，是一个无穷小；

心灵在宇宙中，又是一个无穷大。

无穷大的宇宙孕育了无穷小的生命，无穷小的生命滋润着无穷大的心灵，驾驭着无穷大的宇宙。在这由大到小又由小到大的无穷转化中，造化的车轮轰雷滚滚，风驰电掣，把心灵和宇宙一同推向历史的新高度、新境界。这是何等美妙的心灵之花。

窗内，心花正旺。

窗外，桃花怒放。

我仿佛沉睡在花海之中，似醒非醒，如醉如痴。幽香牵引着我的思绪，超越时间，超越空间，飞翔，飞翔。

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

目 录

序	汤可敬(1)
---------	--------

小 说

玉阿婆	刘春来(1)
大决堤〈节选〉	赵风凯(13)
草儿又绿了	石万能(24)
田主任退休	文炳炎(32)
故乡〈节选〉	黄晓明(50)
九品官上任	李渐辉(60)
一路平安	陶 平(63)
野鸡岭轶事	张凤阳(66)
哦, 淡绿色	刘希洁(74)
难题	徐立君(79)
小镇上的女人	吴宏杰(81)
最后的野鸭洲	胡国文(89)
太阳鸟〈节选〉	龚军辉(92)

散 文

立德·立功·立言	汤可敬(103)
—— 缅怀先师周秉钧先生	
长者·赤子·园丁	王文英(111)
—— 忆访作家周立波	
故乡的腊月	陈正清(117)
荷花地	谢国芳(119)

湖边添上丝丝柳	周东欣(122)
朋友, 趁你年轻的时候	刘梦兰(127)
——和肖芳同学谈心	
金色花	徐烈军(129)
烟·酒·茶	曹学政(133)
小楼房随想曲	陈耀武(137)
夜走长江	张钟声(141)
四季风筝	蒋祖煜(146)
十杯酒	庄家祥(149)
预感死亡	周登高(152)
渴望潇洒	李长庚(157)
晨香	王合群(159)
唉, 英格里希	李双建(161)
竹根	黎跃军(166)
苇棚里, 有位姑娘	谢不周(168)
河边有一条小路	张端芝(174)
星星的希望	徐飞鹏(180)
逃亡感觉	尹凯甲(182)
另一个世界	郭陆武(185)
陋室·别墅	唐文高(187)
经不起的爱	杨 柳(190)
亲情的密码	徐兆鸿(193)
石门潭记	廖双初(195)
短章	李佳才(197)
九寨的水	万兆丰(199)
山中那条羊肠道	刘岸堤(201)
童年旧事	刘 卫(203)
太苹果	甘 健(206)

冬雪	李晓跃 (209)
湖北之行	罗健飞 (211)
不该责怪父亲	杨朝晖 (213)
爷爷·土地·稻谷	刘晓军 (216)
情谊地久天长	徐慧芳 (218)
小镇风情	刘大卫 (220)
春天的笔记	文志勇 (222)
乡情	李定方 (224)
告别的方式	陶海音 (226)
初为人师	向建军 (229)
打开爱情这扇窗	段平 (232)
秋日的私语	徐亮亮 (234)
过年	姚长生 (236)
牛·童年·故园	方忠良 (239)
关于时间的尴尬	岳霞 (241)
芳草天涯	杨国军 (243)
也是一种潇洒	蒋伯浩 (245)
龙拱滩落日	熊程 (247)
开花的无花果	胡志辉 (249)
一世的负疚	陈波 (251)
有尾巴老鼠	邵世轩 (253)
寄至何方	董云 (256)
免得闺阁话短长	王嗣仁 (258)
戏说“欲”	张一矛 (260)
门外谈医	周红 (262)
高三、高四、高五、高六	皮巨飞 (264)
把“钥匙”还给人民	曹谦 (266)

历尽苦中苦甘为孺子牛	文玉梅 (268)
—— 记湖南省安化县电影放映员刘甫庆	
“川妹子”搞教改	邓梅辉 (273)
丑小鸭的期待	陈元阶 (276)
—— 记梅花奖白玉兰奖得主青年演员朱茵	
二十年爱心不寻常	郭 纯 (278)

诗 歌

不哭的男儿	程兴国 (281)
风之歌	高佳俊 (285)
赴韶山有感	吴新国 (288)
写给母亲	胡丁灿 (290)
青春寄语	张亚勋 (292)
植树者	杨珂德 (296)
春天的原野	彭驾星 (300)
寄情	殷放军 (301)
我是春天一样的年轻人	刘建英 (303)
春风，请你告诉我	谢继红 (304)
设计室的春天	程 慧 (305)
给故乡	涂建华 (307)
夏	赵志华 (309)
春天我将远行	黎洪明 (310)
写给洞庭湖的情书	罗迎昌 (312)
致教师	吴小晶 (315)
墓铭	吴健刚 (316)
请不要	陈佳庚 (317)
走吧，就这么同一节奏	张建春 (318)
山乡道上	刘智辉 (319)

十月索引	龚莫坤 (320)
男人的自由	刘雯虹 (322)
金牛皮	黄耀红 (323)
梦与歌	臧远科 (325)
—— 给自己	
古国的春天	李敬人 (326)
—— 《诗经·国风》	
山野有个迷人的黄昏	罗卫平 (328)
唱不够的黄土地	贺志平 (330)
启航之后	李立新 (333)
相思三朝	魏先贵 (335)
光和影	郑岳涛 (336)
如果	李欣荣 (337)
雪在烧	曾 荣 (339)
三月的农夫	周树明 (342)
生命的瞬间	李璐英 (343)
梅语	彭 青 (345)
硬茧	曾鹏飞 (348)
无题	李泽春 (349)
秋思	吴立丰 (351)
洞庭青草	赵伏奇 (352)
毛竹赋	罗孟冬 (353)
冬妹子	简小彬 (355)
妈妈的手	刘应海 (357)
七月梦	曾介夫 (358)
又是雨，又是黄昏	王晓鸣 (359)
飘蓬	庄银娥 (361)

父亲和母亲的稻谷熟了	曹玉清 (363)
父亲的手杖	李逸峰 (365)
次神州客《鸡年咏鸡》元韵	王子羲 (366)
玉律二首	陈蒲清 (367)
三峡行	萧 扬 (368)
题赠益阳师专晨曦诗社	姜宇经 (369)
沁园春	秦 楚 (370)

评 论

文学作品应该给人以美的感受	秦忠翼 (371)
—— 读刘春来同志的几篇近作	
谈王一飞的两部中篇小说	曹毓生 (380)
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上	邹言九 (386)
—— 读《土龙洲》	
从“死亡”主题看“硬汉性格”	尹岳斌 (396)
—— 海明威其人其作谈	
别样的世界别样的美	周国清 (406)
—— 张洁心态小说系列初探	
表现时代主旋律的成功之作	周宪新 (409)
—— 《山乡巨变》的意义	
新时期小说的艺术探索一瞥	张克明 (416)
仁者在述说	刘泽民 (423)
—— 刘春来小说解读片断	
《梦》的悲剧没有美学意义	李湘舟 (429)
立足创作的多面文化批评	吴 康 (432)
“乱点鸳鸯谱”是非辩	夏琼瑶 (437)
—— 兼谈冯梦龙创作思想的矛盾	

从两首小令想到的	范秋明(444)
感觉·理性·独白	李山林(446)
——曹明华散文形式三题	
后记	(453)

玉阿婆

玉阿婆，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玉阿婆，至今还安祥地生活在铜鼓冲，这实在是一件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早在十几年前，我还处在因为偷盗她后园里的黄瓜时而招致父母责罚的时代，玉阿公就为她操办过一件后事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以后，铜鼓冲人虽然再不那么冒失了，但虚惊一回的次数，也还点得出。那一次，玉阿婆上半日在河坡上寻猪草，中午没有歇息，又到后园里摆弄蔬菜。偶然一失手，平地上跌了一跤，便不晓得人事了，真有一些神。医生说，她中了风，一冲人在她床边忙碌了三七二十一天，玉阿婆还说不得话。人生七十古来稀，玉阿婆那年也是六十大几了。于是，在玉阿公的亲自指挥下，五封电报从城里催回了五个儿子，又请来了木匠，请来了裁缝，请来了扎灵的一班师傅。宽大而庄重的黑色寿衣赶制好了，一十六副筒子割拢来的“千年屋”也立马弄妥，风尘仆仆赶回来的五个儿子也备好了黑纱，但到第二十二天，玉阿婆竟奇迹般地活转来了！

“茶！我要吃茶。冰凉的，热的不要！”

看到满屋尽堆着不吉祥的玩意儿，玉阿婆气得胸口隐隐作痛。

“怎么？你们咒我死？好啊，我死了，你们就不要养我老了，是不是？人哟，哪个没得三病两疼，你们……你们一个比一个没得良心！”

玉阿婆和玉阿公，一直是自食其力，虽然他们早就老了。

玉阿婆把五个儿子一个挨一个地痛骂一顿，一点也不顾忌他们的面子。大儿子是解放军某部的团参谋长，带了一个警卫员，跟着首长挨骂；二儿子在市里当宣传处长，平时尽教育人家，这回也云里雾里受一回“教育”；三儿子是搞乡土文学创作的，他一边挨骂，一边默记他认为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群众语言；苦了在市郊中学教书的四儿子，铜鼓冲有他的学生，学生将这精彩的场面带到学校去描绘，那样将有损他正需巩固的威严；最不自在的是小儿子，他正在热恋，后悔不该将他的对象——城里一位有名教授的令媛带来，参加了这场误会。玉阿婆不管这些，她逼着儿子们即刻赶回单位去，“不要在这里缺德了。”她说：她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不过是人老了，不中用了，不过是在河坡寻猪草，突然觉得疲倦了，疲倦得抬抬眼皮都没得力气。本不该再到后园去摆弄蔬菜的，但后园的白菜又起了虫，所以……她说，玉阿公鬼搞鬼弄为她操办“后事”，她睡在床上清清白白，儿子们哪个先来，哪个后来，玉阿公当着她的面向儿子们哭穷，以及还搞了一些什么鬼名堂，她都清楚。只不过没得气力，只不过没得精神，想喊，却抬不动沉重的嘴巴皮。

“要钱，只晓得要钱！人都有两只手呀，又不蛮老，凭什么向儿子们要钱？”

儿子们走后，玉阿婆又骂玉阿公，越骂越上火。玉阿公申辩，说他并没有向儿子们要钱，是儿子们自动集的资，况且，剩下的都如玉阿婆的吩咐，如数退给儿子们了。但玉阿婆不相信，她骂他好吃惯了，懒做惯了，骂他吃了一辈子松泛饭，后来还咒他死，说是他死了，为世界节省得一份口粮。

“唉，随你说罢，只要你好。我呢，我也没有许多日子了。”玉阿公理亏，独自去喝自己的冷酒。

玉阿公年轻时（也许不止年轻时）不成器，这是整个铜鼓冲人都晓得，包括他的儿子们也默认的事情，我也无须为他护短。玉阿婆九岁到玉家做细媳妇，玉家正兴旺。玉老太公和玉老太婆，正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三岁的玉大少爷，是他们在南岳庙许下了宏天大愿，直到中年送子娘娘才送来的一株独苗。含在口里，怕化了，擎在掌上，又怕凉了。玉阿公一十五岁做父亲，玉阿婆隔年为他添个白白胖胖的、叫冲里人羡慕得眼睛流血的儿子，他却在外边打牌、斗狗，闲得无聊，偶尔还唱着“家花没得野花香”的小调，于月黑风高之夜，去翻一翻某家寡妇的亮窗子。后来家道中落了，他还是钻孔打洞，成天寻找玉老太公四处收藏的铜钱，寻出来，一个弹弓溜出来，跑到围子里邀了三朋四友赌宝，“打平伙”。玉阿婆也曾劝过他，叫他学好，可他说：崽不吃爷的，吃哪个的？他一直不晓得秧苗与稗草有什么区别。

冲里人都说，等玉老太公和玉老太婆归了天，玉阿公便会成器的。哪晓得两个老人家死后，玉阿公依然故我。开始那段，他也曾到老人家遗留的冷浸水田里挖过田垄，也曾到别人家的山里去低声下气地扫过“地脚柴火”，想起来，颇有些象现在的干部参加劳动的意味。可当他发现玉阿婆的力气，简直可以和铜鼓冲的任何男人比个高低时，同时又惊奇地发现：原来很少正眼看看的儿子们，大的和二都可以勉强掬起犁弓子，抄得白水田了。于是，他又萌生出新的想法：

“崽养爷，天经地义！老子吃崽的！”

他心里清白，儿子们稍大一点，便一个又一个被玉阿婆赶到村外的小镇上读书去了，其实养不了他。可他从来不承认，他堂堂男子汉会沾了玉阿婆的任何便宜。

——我无意贬低玉阿公，正象玉阿婆有时说的那样，他是个好人，只不过做不得，而做不得，原是不好怪人的，只怪他

没有做得惯！

如同一只苦巴巴的母鸡，艰难地抖开骨瘦伶仃的翅膀，将自己的小雏庇护下来，玉阿婆谁都不指望。“我们这号人，靠做。有做有吃，不做，没得吃！”她留下一句格言，再在肩膀上象男子汉那样留下两个肉瘤，——那是扁担压出来的。

任何物品到了她手里，能够创造最高的利用率。比如后园结了一只西瓜罢，首先是待客，接着是将瓜皮洗净，晾干，泡在酸坛子里浸得酸溜溜的，做下饭菜。那满地的瓜籽也必定拾起来，蒸、洗、炒干，留到过年时又是一盘待客的好物品。

她也说艰难，也说辛酸，但和人们说这些时，神态总是漠然而淡泊，象是在说与己无关的故事。

如今，五个儿子，站起来呼啦啦一扇墙壁，在铜鼓冲人看来，都是干大事业的角色。玉阿婆到底是怎样将他们拉扯大的？这简直同《一千零一夜》里面的“芝麻开花”一样，是一个深奥的难懂难解的谜！玉阿婆自己当然也总结不出什么，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她，她一边摇动纺车，纺她永远也纺不完的棉线，一边淡淡的，淡淡的，淡得漫不经心地说：

“一点露水一菟草，真的。阎王打发一个人，总要打发一个人的粮食，只是要去找，只是要不灰心……”

人，大抵上是在不知不觉中长大的，但玉阿婆不这样认为。关于她的儿子们的成长史，她有一本“明细帐”，某个儿子是在某年某日从“小把戏”变成大人的，她可以说出十分明确的分界线。我曾听她说过她的大儿子，现在的团参谋长“大起来”的故事：

“哎哟，他象你这么大，胆子好小哟，嘿嘿，”她很乐意回忆儿子们的成长史，这恐怕是她最丰富的精神生活。说这些话的时候，她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绽开了，使我时常联想起秋日盛开的菊花：

“……怕狗，怕老鼠，一个人不敢走夜路，我好焦心哟。在学堂读书，每天都回来哭，地主的小少爷欺负他呀，骂他穷小子，笑他妈妈讨过米，逼他从胯裆里爬过去……他回来哭，我就打他，恨他不争气……突然有一天，哟，就是你妈妈生你的第三日哟，刮大风，天晦，——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我的儿把地主的小少爷揍了一顿死的，打瞎那狗日的一只眼睛。我的儿，手巴子上捅了一刀，流了好多血……三天他都不敢回屋里，我寻到学堂里去，不见……半夜里，你玉阿公到地主屋里赔小去了，我的儿回来了，呀，一身血污！‘娘，我到街上卖兵去，’他说：‘拖了枪，我跑到那边去！’……那边是哪里？那边是红胡子的队伍呀。红胡子搞农民协会时，穿一身白衣，骑一匹白马，时常在铜鼓冲过身，后来，后来落草了。……就是那一夜，嘿，我的儿大了，胆子不小了，也晓得红胡子不是土匪了。……我叫他喝了一杯酒……”

她的故事说得轻松而愉快，洋溢着幸福，自足。我这听众，反而有一股说不出的伤感情绪。

玉阿婆有没有想过也要去探讨一下外部世界，比方了解一下儿子们是如何生活的？我猜想她一定不曾萌发过这样的“罪过”。她不懂得，也不会说“创造”两个字，她只是认为人生在世，就是做！死命地做，不顾一切地做！所以，那次“后事”没有办成，她对儿子们的黑皮鞋，尤其对教授爱女的高跟皮鞋，很皱了几回眉头。将儿子们一个一个送出屋，她又用自己毕生得来的哲理一个一个嘱咐：

——要种好后园。只有种好后园，才时常有新鲜蔬菜吃。家人户兴旺不兴旺，一看后园便晓得。

——要敬惜粮食。你们的父亲诸般不成器，但敬惜粮食一层，还是晓得的，一粒饭掉在地上，必定拾起来，没得人耻笑的，真的。